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6.024

■ 文学研究

北宋师门姻亲关系与文学传承^①

汪超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北宋士人师门姻亲关系主要有从亲戚问学与因问学而缔亲两类。由亲戚而成师弟子的师承关系,多发生在士子启蒙、初学阶段。因问学而缔亲则多不强调其经济条件、家世门庭,而更重视其本人的才学见识。师门联姻有益于扩大文坛交游圈;弟子侍侧既久,于师门学问了解更深;师生交流时更加直接;促进了弟子对师门学术的自觉传承、传播。

关键词:宋代;师生关系;姻亲关系;士人交往;文学传承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6-0133-07

On the Affinity of Scholar Groups and Literary Heritage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NG Cha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of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in the scholar group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tends to occur during the students' initiation and their beginning stage when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s changed into the affinity. When looking for a son-in-law from their students, teacher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 students. The marriage of this type causes the expanded range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xchanges more directly, and promotes the students to pass on the academic heritages consciously.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ffini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literary heritage

一 义均亲戚,乃游门下:由亲戚而成师弟子

湖州莫廷芬未冠游太学,政和六年(1116)赐上舍出身。“晚教子甚笃,所与习业,必时名士。亲戚子弟有来学者,亦谆谆焉诲之。”^{[1]269}此虽不言具体的亲戚关系,但可知来学者与莫氏有亲戚之谊。宋代士子拜入亲戚门下,以拜母族长辈为师最常见,也有师从妻族亲戚、姐夫等其他亲属者。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拜母族长辈为师。其中又以拜舅氏为师最为常见。如阳翟(今河南禹州)人谢季康是宋祁外甥,“宋元宪景文,文章学术为天下宗师,女弟临洛君,博学能文,贤而有识,君之母也。知其子可以托门户,临终以属舅氏元宪。”^{[2]264-265}华阳(今属四川成都)人王仲符“从学于舅氏端明殿学士蜀郡范公,故其行与文得为君子”^{[3]91}。邵武(今属福建)人李夔“幼孤,鞠于外家,成童犹未知书,而颖悟绝人。舅氏

① 收稿日期:2014-05-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1071)

作者简介:汪超(1980-),男,江西上饶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宋元明文学与文献研究。

大资政黄公擢第归,一见器之,使赋诗。有惊人语,因授以书……学日进,文日益有名,从黄公游者,咸推先焉。”^{[4]57}此三者均从舅氏问学之例。此外,黄庭坚与李公择,四洪、徐俯与黄庭坚甥舅也是著名的例子。拜其他母族长辈为师的例子,如晏防从王安石学就因为“宗武太夫人长乐郡君吴氏,荆国王文公夫人之妹也”^{[5]264}。宗武是晏防的字,他的名、字均是姨父王安石所取。

二是拜妻族亲戚为师。因妻子族中亲戚有学行,从而学之,此类情况较少见。湖州人张文刚,便因妻子是王安石的族人而从王安石学。张文刚两次考进士,不中,熙宁五年(1072),年仅二十七岁就弃世了。王安石为他撰写墓志铭,并说“君妻,予从父妹也,故君从予学”^{[6]209}。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为参知政事,启动变法。张因为娶了王安石的堂妹,而得以从王安石学。但王安石为其撰写的墓志铭非常简单,对张的评价也仅是寻常的“好学能文,孝友顺祥”^{[6]209}。既然说是两应进士举,则此时张文刚的学业当尚未大成。

王庠是苏轼从兄之婿,而王庠则对东坡说:“某,门人也,君子爱人之心,必有以教之……谨缮写近所为文一编附献,非敢以为文也,藉为求教之资而已。万里尺书,远意难尽。”^{[7]115}苏轼回信道:“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岂意姻亲中,乃有王郎乎?”^{[8]340}又对黄庭坚介绍他说:“某有侄婿王郎,名庠,荣州人。文行皆超然,笔力有余,出语不凡。”^{[9]14}此时,东坡已南贬惠州,王庠欲往黔地拜访黄庭坚,故而向东坡求书引荐。王氏正是通过妻子与苏轼的亲戚关系拜入苏门的。

三是内弟从姐夫问学。晁补之的父亲端友“以文词德义、宽厚爱人有美名,州间人慕学之”。晁补之说:“舅以童稚从先君,先君固言舅少成。”^{[10]151}杨节之为晁补之舅,童年开始从晁端友学,此即从姐夫问学之例。而苏轼、苏辙兄弟的孩子也曾向苏辙的女婿王适学诗文。苏轼说:“余与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从子立游,学文有师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实使然。”^{[11]76}子立,即王适。王适从苏轼知徐州时起就师从东坡,元丰间,东坡兄弟南贬,子立从岳丈一家“谪于高安、绩溪,同其有无,赋诗弦歌,讲道著书于席门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尝有愠色”^{[11]76}。神宗朝,东坡兄弟正值中年,家中子弟皆童稚,王适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四是从其他亲戚问学。滕甫的曾祖母、祖母皆出自范氏,范仲淹是其父之舅。“范希文,皇考舅也,见公而奇之,教以为文。希文为苏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苏,公往从之,门人以千数,第其文,公常为首。”^{[11]71}范仲淹见滕甫而教以文,滕又从范仲淹往苏州,拜在胡瑗门下。可知,范仲淹教以为文,也是在滕甫学业初起阶段。《过庭录》载滕甫在范家读书事云:

滕甫元发,视文正为皇考舅,自少侍文正侧。文正爱其才,待如子。视忠宣为叔,每恃才好胜,忠宣未尝与较。

皇祐元年,同忠宣贡京师,忠宣篋中物,滕尝自取之付酒,或济困乏者,忠宣初不问也。是年,忠宣登第,滕失意归。文正责怒滕,欲夏楚,其无间如此。

爱击角球,文正每戒之不听。一日,文正寻大郎肄业,乃击球于外。文正怒,命取球,令小吏直面以铁槌碎之。球为铁所击,起,中小吏之额。小吏会痛间,滕在旁,拱手微言曰:“快哉!”文正亦优之。^{[12]369}

滕元发在舅公家求学,与范纯仁年纪相仿,滕好胜而豪放,应举时取纯仁财物付酒钱、行慈善,又好打球。范仲淹怒,而欲用棍棒教育他。宋人评价说:“其无间如此。”此亦亲戚长辈为师乃能“无间”之例。

从以上诸例来看,由亲戚而成师徒的师承关系,多发生在士子启蒙、初学阶段。如谢季康、李夔等人从舅父学,均在蒙童稚龄;晁端友、王适也都是内弟们在启蒙阶段的老师。而滕甫从范仲淹学为文之道,也是在入胡瑗门下之前。又如四洪、徐俯与舅父黄庭坚,张文刚与王安石等例,双方的师弟子关系也都是在学生学问甫有小成,尚未登进士第之前确定的。

二 游公之门,取为佳婿:师门联姻而成亲戚

婚姻是一种社会关系,缔结婚姻的双方都是社会的一份子,都扮演相应的社会角色。因此,师门联

姻在对象选择、确立、延续等诸多方面都与当时社会婚姻习惯无太大差别。其特殊之处,则在缔结婚姻双方的社会角色上。古人自有师门,师门联姻便不曾缺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南容,又以子妻公冶长,即师门联姻的早期记载。宋人也津津乐道这两段师门联姻关系,宋高宗有《文宣王及其弟子赞》,其赞就特地点出公冶长“纯德备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尤知英概”^{[13]22223}。

宋人缔结婚姻的过程,渗透着长辈意愿,女子更少有婚姻自主权。因此,我们以当事双方中的男性所处位置为分类标准,其情况大致如下:

一是师长的东床快婿。宋人择婿若考虑对方的才能、家世等众多因素,东床佳婿并不易得。若所在地僻远,就更难得秀士为婿。所以王安石向曾巩感叹,“州穷吉士少,谁可婿诸妹。”^{[14]6562}青年才俊能在未来的场屋文战中占据才情优势,只要有真才实学,就有可能挤入仕途,进而帮助妻子家族维系门庭。因此,宋人通婚有时并不特别注重对方家庭的财产、社会地位。女方长辈见到年龄相当,又有才华,有可能“登天子堂”者,便会主动许婚。四处游学的布衣士人,欲拜入名巨门下为门人,也可能在初见不久,就被所谒者看中,选为东床。且胪列数例:

(苏耆)未冠,谒文正王公旦,公器之,以息女归^{[15]138}。

(李忠辅)少时已卓然克笃术业,为不群矣。于是浚阳陶公岳方为州大儒,名闻四方,君以其文辞上谒,陶公大称赏,以其子妻之^{[16]252}。

马尚书亮,以员外郎直史馆。使淮南,时吕许公夷简尚为布衣,方侍父罢江外县令,亦在淮南。上书求见,尚书一阅,知其必贵,遂以女妻之。后许公果为宰相^{[17]3}。

上述数例皆士子谒见当道名家,而得到赏识。苏耆的父亲苏易简与王旦是同榜进士,两家或有世交之好,但其以文谒见王旦,与士人谒见行卷并无二致。李忠辅见陶岳是“以其文辞上谒”,吕夷简对马亮是“上书求见”,则更是明显的行卷请谒了。而谒见的目的不外乎问学或成为门人,既已成为所谒者的女婿,其谒见的结果或许是超出预期的。不难想见其问学或其他目的,都可以顺利实现。

而更多的例子并不显得如此草率,师长择选佳婿,其视野也涵盖了门下弟子,其例甚夥,且复胪列一组:

(王仲芳)始学书数于乡先生胡公,数年究极其艺,公益器重,以其子妻之^{[18]48}。

龙图尹公师鲁,负天下重名,爱公(按:指张景宪)之才,两以女配之。公既游师鲁门,益好《春秋》学^{[19]309}。

始某(按:即陈渊)过建阳,问道于将乐杨公,公怜而教之,既而许妻以女。道路南北,迨三年然后成昏。成昏今一年矣,非惟夤缘葭莩之幸,实有幸于得毕其学问之素志,庶几不虚作一世人也^{[20]180}。

以上三例,皆师长在对门人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才决定许配女儿给对方。尹洙欣赏张景宪,甚至许嫁两次。陈渊见杨时,龟山先教之,后许婚。许婚时,龟山对陈渊必然已有所了解。由此,师长许婚时是以才情、学问为先,择婿时并不一定拘泥于礼俗程序。

二是师长以族女妻之。师长若认为弟子是女子之良配,不但会许嫁其女,也会以近亲女性许配之。潘阆见到七岁的刘少逸,惊讶于他的聪敏,“许以并行,诲之不倦,且以其兄之子妻之。逮十一岁成三百篇,求之古人,曾不多让。”^{[21]33}王禹偁作此序时,称刘为“神童”,可知潘阆许亲是在刘少逸年齿甚轻时。又如王适从苏轼问学,苏轼说:“始予为徐州,子立为州学生知其贤而有文,喜怒不见,得丧若一,曰:‘是有类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11]76}苏轼见王适“贤而有文”,“有类子由”,所以将苏辙的女儿许配给王适。王适既成苏辙女婿,又从二苏学。

朱弁“少颖悟,读书日数千言。既冠,入太学,晁说之见其诗,奇之,与归新郑,妻以兄女。新郑介汴、洛间,多故家遗俗,弁游其中,闻见日广。靖康之乱,家碎于贼,弁南归”^{[22]11551}。朱弁在太学求学,晁说之赏识他的诗作,乃带回新郑,成为“笄年未伉俪”侄女之佳偶良配。

刘少逸、王适、朱弁在配师长的侄女时,均是白身布衣。以当时婚俗而言,重科举者盛行“榜下捉婿”,“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23]127}而科举说

到底,还是拼才具,故而师长们在择人时,也比较看重才情与品行。

三是为子弟求配师家。学生与师长家亲眷若相熟,也会为自家子弟求配。如黄庭坚与苏轼,名有师徒之分,义在师友之间。黄庭坚有诗云:

我诗如曹邨,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但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24][11353]}。

山谷从诗歌入手,推尊东坡之诗,戏谑地说自己举手投降,但结尾则以“小儿未可知”云云,转下一语,以解嘲。山谷说自己的孩子现在还小,文章虽不知如何,但客人都夸他“敦庞”,即敦厚质朴。若能许给东坡孙女阿巽为夫,就买红彩缠着酒缸,以备下聘。说自己的诗歌是赶不上东坡的高度了,但或许后人可以结为伉俪,虽是插科打诨之语,却也表达了求配之意。看来,黄庭坚也是熟悉阿巽的。不过,苏轼终于未与黄庭坚家结亲,却曾向自己的老师欧阳修家求配成功。

苏洵认为欧阳修对苏家“义之重,宜结婚姻,以永世好。故予以中子迨求婚于汝”^{[11]121}。这里的“汝”,是欧阳修孙女、欧阳棐之女。苏洵认为应与欧阳家结亲,苏轼便为次子苏迨向老师家求婚。欧阳氏嫁入苏家,“夫妇如宾,娣姒谐睦,事上接下,动有家法。”^{[11]121}可知苏轼对这位儿媳妇恪守中阃之职、谐睦家务的妇德非常满意。

四是同门之间结亲戚。宋人也有同门间互相结成儿女亲家的现象。葛胜仲与张滢相交垂四十年,“始研席之博约,继亲好之联绵。”张滢娶葛胜仲之妹,葛胜仲娶张滢之妹,而张氏兄妹享年不如葛氏兄妹长,所以葛胜仲祭文云:“公妹归我,已痛隔于黄泉;我妹妻公,乃遽夺其所天。”^{[25]110}又如王令的外孙吴咨之娶于王氏,“君讳咨,字周朋,姓吴氏,世为钱塘人。故建中谏官师礼之子,广陵王先生讳令嫡外孙,今尚书郎信阳守名说之弟也……始,予先君与司谏同游学,相慕用,先君晚得一女爱甚,因君委禽,遂妻之。”^{[26]205}葛胜仲与张滢是同学,故有易妹而婚之事;王洋父亲与吴师礼是同学,故有缔儿女姻亲之事。

综而言之,由师弟子而成婚姻的,择偶的主动权通常在女方,女方又以长辈意志为主。如李忠辅与陶岳、吕夷简与马亮均是谒见不久,女方长辈提出许婚。王仲芳与乡先生胡公、张景宪与尹洙、陈渊与杨时,也均是作为女方父亲的师长主导婚配。师长以族女妻于弟子的情况,也是作为女方长辈的师长采取主动。但采取主动的师长并不是回回都能顺利议婚的,只是失败的例子或许很少被记载吧。门客与师弟子关系类似,我们就见到幕主向幕客议婚而未成的例子,或可作为旁证。张子皋有名望于当时,而入寇准之幕,当时“诸公皆欲出其门下,公益自树立,少所附合。寇莱公深器之……初,公在雍,丧配,莱公意以女归之,而未成也。莱公罢相,始婚于寇氏。”^{[27]119}弟子向师长家求配,由男方采取主动,苏轼与欧阳棐结成儿女亲家就是其例。同门之间的姻娅关系则相对平等,而与当时的民间婚姻相类似。

上述师门联姻的四种情况中,大多数联姻的男子并无功名,笔者所见资料亦不强调其经济条件、家世门庭,更多强调其本人的才学识见。在师门联姻中,重才学是主要条件。才学就是士子所持有的文化资本,而这可以为他们后续在科举中博得一第,进而入仕从政奠定基础。所以看重士子的文化资本,说到底还是看重他们获得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的潜能。

三 同气连枝,珠璧交辉:师门姻亲关系的文学、学术意义

对于师弟子、同学而言,师门的姻亲关系都是一种新的人际关系。这为双方在日常交往、学术传承等诸多方面都预留了新的空间。他们交往中的文学交流、诗文往还、言传身教,学术传承时的日积月累、自觉自律等均有特殊意义。约略言之,有以下数端:

首先,扩大文坛交游圈,交往更密切。师门联姻并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事,缔结儿女婚姻的双方家族也会形成新的关系。双方长辈便在原有关系基础上多出姻娅关系,而同门如果同娶于一家,双方在固有的同学关系上又多出连襟关系等等。新关系使双方文学交流频率、深广度均超出泛泛之交。而由此拓展的文坛网络,也是这种新关系带来的另一缘分。

苏轼的次子缔婚于欧阳修的孙女,欧阳修第三子欧阳棐之女。棐,字叔弼。因为这样的亲戚关系,苏轼与欧阳棐交往更加亲密。欧阳修有“男八人:发,故承议郎;奕,故光禄寺丞;棐,朝奉大夫;辩,故承议郎。余早亡”^{[28]270},苏轼、苏辙与他们多有交往。但从交往密切程度上说,苏辙不如苏轼,而欧阳修的其他儿子也不如欧阳棐与苏轼交往密切。苏轼曾在“岁日,与欧阳叔弼、晁无咎、张文潜同在戒坛。”^{[29]15},守岁时同在戒坛,此尤可见二人的亲密无间。

苏轼与欧阳棐的诗酒互动也能见两位儿女亲家的密切关系。苏轼与这位亲家文字往还,诗酒相酬,趣味相投,他写给欧阳棐的诗有:《复次前韵谢赵景贶陈履常和兼简欧阳叔弼兄弟》《叔弼云履常不饮故不作诗劝履常饮》《景贶履常屡有诗督叔弼季默唱和已许诺矣复以此句挑之》《与赵陈同过欧阳叔弼新治小斋戏作》《欧阳叔弼见访诵陶渊明事叹其绝识叔弼既去感慨不已而赋此诗》《以屏山赠欧阳叔弼》《新渡寺席上次赵景贶陈履常韵送欧阳叔弼比来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傍观而已临别忽出一篇颇有渊明风致坐皆惊叹》《竹间亭小酌怀欧阳叔弼季默呈赵景贶陈履常》。提到欧阳棐的则有《次韵答钱穆父以轼得汝阴用杭越唱酬韵作诗见寄》《次前韵送刘景文》。其数远多于涉及欧阳修其他儿子的。苏轼的这些诗,诗题大多直叙写作场景。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颇有趣味的事件,如欧阳棐借陈师道不饮酒推脱作诗任务,而赵令畤(景贶)、陈师道又作诗督促欧阳棐、欧阳辩兄弟和韵。或许欧阳棐善酒,不喜做诗而陈师道能诗不善饮。可是欧阳修之子,身负家学又如何会拙于文字?“叔弼见访诵陶渊明事叹其绝识”,其识见让苏轼觉得余音绕梁。至临别,欧阳棐一首深得陶渊明三昧的诗横空出世,技压群雄。赵令畤、陈师道皆苏门羽翼,欧阳棐通过这一姻娅关系,与更多的文坛名士有文字缘。

杨时的两位女婿兼高足也同样因为多重的姻亲关系,在同门中交往切磋尤为密切。左志南博士认为,“李郁欲绝意于仕进,陈渊不仅引用《易》之‘蛊’卦上的上九爻辞,称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且劝勉李郁着意于探求学问,以此来‘恢旧家之风,昭龟山之训’,劝勉之意,昭然可见。”且陈、李二人于学问多有切磋砥砺,“此外,陈渊还多有与李似祖、李兴祖书信,李氏昆仲皆曾从杨时游,陈渊与李氏昆仲的交往切磋,使得龟山学派内部联系更为紧密,也起到了在理学研习上相互促进的作用。”^{[30]16}左博士注意到陈渊与李氏昆仲之间的转折亲,陈、李均是陈瓘的亲戚,而陈渊与李郁又是连襟。故而双方文字切磋、思想交流甚多,且通过李郁这一中介人,陈渊与李郁的兄弟也多有交往,扩大了其文坛的交往面。

其次,侍侧既久,于师门学问了解更深。寻常弟子问学长则三五年,短则不期年,即拜别师门,虽受师长提点开示,然终究不如互相有姻亲关系的师弟子渊源深远绵长。王适从岳丈苏辙一家“谪于高安、绩溪,同其有无,赋诗弦歌,讲道著书于席门茅屋之下者五年”^{[11]76}。日常生活间弦歌赋诗,又讲论学问,其所得比苏辙的其他门人多。张耒从苏辙学,苏子由并不称其精《诗》,却说“有二婿,曰文务光、王适……二子从予学为文,皆长于《诗》《骚》”^{[31]243}。《诗》《骚》正是苏氏昆仲重视的经典,苏轼对诸子侄说“《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32]9554}。苏辙早年曾用心钻研《诗经》,苏籀称:“(苏辙)年二十作《诗传》。”“公(苏辙)解《诗》时年未二十,初出《鱼藻》、《兔置》等说。曾祖编札,以为先儒所未喻。”^{[33]151-156}苏辙自己也说:

子瞻以诗得罪,辙从坐,谪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28]216}。

苏轼对其弟撰写《诗集传》也非常了解,他曾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诗》。”^{[8]414}而王适从其居高安,正是苏辙职监筠州酒税时。五年谪居,翁婿日相讲道,王适必然也对《诗集传》的撰写有所了解,甚至从旁襄助学习。

又如尹洙“女五人:长适虞部员外郎张景宪,次继室张氏”^{[1]81},两以女妻张景宪。尹洙“幼聪敏喜学,无所不通,尤长于《春秋》,善议论,参质古今,开判疑滞,闻者欣服之”^{[34]78}。而欧阳修也称尹洙“博学强记,通知今古,长于《春秋》”^{[35]308}。尹洙“爱公(按:指张景宪)之才,两以女配之”。因为尹洙长于《春秋》,“公既游师鲁门,益好《春秋》学。”^{[19]309}张景宪“益好《春秋》学”的原因,显然也与泰山大人有直接关系。

其他如黄庭坚诸甥在继承黄庭坚诗风,对于江西诗派建立的影响;潘阆、刘少逸之间数十年的文学

授受等均体现出师门姻亲关系在弟子从学中,了解师说、认同师说的积极作用。故而在对师门学问的认识和了解上,身为师长的姻亲,具有天然优势^[36]。

再次,互有姻亲关系的师弟子、同门间,交流时更加直接,而“无间”。学生受师长言传身教的机会更多,或许因双方具有血缘或亲戚关系,师长也更多地为学生考虑,且言行之间常用长辈的身份,更直接而无顾忌。如前述范仲淹因滕甫贪玩角球耽误功课,乃碎其角球,又欲以棍棒教育滕甫。范仲淹以自家子弟来看待滕甫,而这是大多数普通的师生关系难以做到的。黄庭坚与其舅其甥也是如此。黄庭坚曾从李公择学,他说:“往岁某尝从学数年,虽以甥舅礼意见畜,出入闺闼无间,然自有物外相知之鉴。细观其内行,冰清玉洁,视金珠如粪土,未始凝滞于一物。”^[37]^[326]黄庭坚可以自由出入舅家闺闼,得以见舅父之起居内行,受其言传之外,更得其身教。而当黄庭坚自己成为诸甥之师后,他也更多地考虑亲戚学生的现实处境,批评指点略无顾忌。黄庭坚曾作书对洪刍说:

既不免应举,亦须温习文字,诗酒须少辍也。自顷尝见诸人论甥之文学,他日当大成。但愿极加意于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玉父不及书,想钩深索引,日有新功。比又为弟侄草数篇六韵诗,适意思不堪,未能写寄。鸿父更加意举业,须少入绳墨乃佳。前要文字,犹未暇作,新书室政在大槐安国中邪?师川应举否?颇解作举业乎?盍父蓬生麻中,不得不直,比来翰墨亦可观否^[38]^[299-300]?

黄庭坚在书信中,一一问及诸甥近况,对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进行点拨。科举程文与寻常诗文大不相同,故而诸甥是否练习应举文字,成为他重点关注的部分。由于是自家外甥,黄庭坚特地提醒洪刍,“须温习文字,诗酒须少辍”。且对洪刍的应举文字未能“入绳墨”,感到担忧。又对洪刍不能及时寄出他提到过的文章,表示不满。山谷用嘲弄戏谑的语气问洪刍的新书室是不是在虚无缥缈的大槐安国,言下之意,是不知鸿父到底是否重视文人赖以出仕的举业,有无用功磨砺文字。若非近亲,何以如此直白?

从学生方面说,对于有姻亲的师长,言语问也更直接。靖康之难后,杨时入朝为谏议。陈渊直述自己的担忧,说:“盗贼充斥,中原已为夷狄所据,退而保东南。此孙仲谋之所甚难”,“虽有伊、傅,而任之不专,何益于乱?由是言之,丈人今日之责,虽欲辞以不能,不可避也。如闻王公已过八座,恐除中宪,果尔,去计不可缓也。若由是遂登二府,恐益负人望也。不肖至亲,且受教门下,若曰规利而求进,则不出此言,惟深察之。”^[20]^[243-244]这通书信,在王事靡盬的情况下,并不主张担当,而是力劝丈人老师趋吉避凶,不负人望。此虽非学问、文学之例,然亦可见作为学生的一方,也因与师长有翁婿之实,言语间更多了一份寻常弟子所难得的赤诚。当然,那些与师长关系至亲的弟子,与师长关系也可能做到赤诚,但大多数普通弟子,还是难以“无间”地表达意见。

复次,姻亲关系促进了弟子对师门学术的自觉传承、传播。杨时学说主二程,撰有《神宗日录辩》《王氏字说辩》力攻新学,并藉以撼动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基础。陈渊受业于杨氏,“以爱婿为首座。其力排王氏之学,不愧于师门矣!”^[39]^[1264]他力排王氏新学,甚至认为“天下靡靡,日入衰薄乱亡”,“皆发于王氏而成于偷安徇利之俗”^[20]^[194]。陈渊对于自觉传承杨氏学说,自称:“成昏今一年矣,非惟夤缘葭莩之幸,实有幸于得毕其学问之素志,庶几不虚作一世人也。”^[20]^[180]陈渊明白说到与杨时的“葭莩之幸”,此亦可证葭莩之缘对其传承龟山之学的推动力量。

又如杨龟山的三女婿李郁,“及请见于余杭,则其告之亦曰:‘学者当知古人之学何所用心,学之将以何用……’公退求其说,不合,因取《论》、《孟》读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乃涣然有得,龟山盖深许之。”^[40]^[112-113]李郁问学,退而不知其所云,既然不合师说,便取孔孟经典日夜细读参详,终于有所得,并为龟山印可。其中对师门学说的坚持,亦昭然可感^①。

四 结 语

姻亲关系与师门场域形成的其他关系相互之间交互共生,织就了新的人际关系网。对互有姻娅的

① 此处参考了左志南博士《龟山学派道论与文学研究》的相关论述。

个体均有现实影响,而其在文学、学术方面的影响亦本源于双方异于其他个体的亲属关系。师门姻亲关系使得双方在情感上更加亲近,促进了学术与文学思想的传播,有利于师说的传布继承。

参考文献:

- [1]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5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75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74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4]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25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5]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33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6]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65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7]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45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8]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87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9]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88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0]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27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1]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9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2] 范公偁.过庭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3] 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等.全宋诗(第35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14] 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等.全宋诗(第10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15]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41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6]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79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7] 李献民.云斋广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8]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48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9]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71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0]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53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1]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8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2]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3] 朱彧.萍洲可谈[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4] 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等.全宋诗(第17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25]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43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6]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77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7]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8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8]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96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9] 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0] 左志南.龟山学派道论与文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2.
- [31]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95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2] 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等.全宋诗(第14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33] 苏籀.栾城先生遗言[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 [34]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40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5]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5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6] 黎清.宋代江西文学家家族的构成及其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3(3):89-93.
- [37]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06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8]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04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9] 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0] 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C]//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